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 主办

海洋史研究

【第九辑】

Studies of Maritime History Vol.9

李庆新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九辑】

海洋史研究

Studies of Maritime History Vol.9

李庆新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洋史研究. 第9辑 / 李庆新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097 - 9532 - 3

I. ①海… II. ①李… III. ①海洋 - 文化史 - 世界 - 丛刊 IV. ①P7 - 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3704 号

海洋史研究 (第九辑)

主 编 / 李庆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郭白歌

责任编辑 / 郭白歌 李建廷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32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532 - 3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海洋史研究》学术委员会

- 主 任 王 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顾 问 滨下武志 Takeshi Hamashita (中山大学)
蔡鸿生 (中山大学)
邓开颂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姜伯勤 (中山大学)
梁志明 (北京大学)
苏尔梦 Claudine Salmon (法国国家科学中心)
杨国桢 (厦门大学)
叶显恩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周振鹤 (复旦大学)
- 编辑委员会 包乐史 Leonard Blussé (荷兰莱顿大学)
陈春声 (中山大学)
黄良民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纪宗安 (暨南大学)
李塔娜 Li Tana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普塔克 Roderich Ptak (德国慕尼黑大学)
松浦章 MATSUURA Akira (日本关西大学)
吴志良 (澳门基金会)
张国刚 (清华大学)
章扬定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主 编 李庆新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副 主 编 周 鑫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 责任编辑 陈贤波 徐素琴 罗燚英 杨 芹 周 鑫
王 璐 王一娜

目 录

专题论文

- 世界史上的太平洋时代 贝卡·科尔霍宁 (Pekka Korhonen) / 3
- 1640~1667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 普塔克 (Roderich Ptak) / 32
- 巴达维亚的中国洋船及华商：以瓷器贸易为中心
..... 包乐史 (Leonard Blussé) / 48
- 东南亚的中式火器：以考古资料为中心 孙来臣 / 63
- 越南广南国政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其圈层结构问题 韩周敬 / 101
- 会安历史 陈荆和 / 125
- 《耶鲁藏山形水势图》的误读与商榷 郑永常 / 175
- 西班牙海军博物馆所藏武吉斯海图研究
——以马来半岛为例 李毓中 吕子肇 / 193
- 中国海盗与料罗湾海战 甘颖轩 / 212
- 明清鼎革之际投郑荷兵雨果·罗珊事略 郑维中 / 230

17 世纪明清鼎革中的广东海盗	杭 行 / 247
杨彦迪：1644 ~ 1684 年中越海域边界的海盗、 反叛者及英雄	安乐博 (Antony Robert) / 261
倭寇与海防：明代山东都司、沿海卫所与巡检司	马 光 / 282
北宋外国非官方人士入贡问题探析	
——以大食商人和天竺僧侣为中心	陈少丰 / 326
明代漳州府“南门桥杀人”的地学真相与“先儒尝言”	
——基于明代九龙江口洪灾的认知史考察	李智君 / 337
关于清代香山基层建置的属性	
——兼向刘桂奇、郭声波两先生请教	邱 捷 / 359

学术述评

《正德〈琼台志·禽之属〉译注》阅后感言	金国平 / 373
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	
评述	张丽玲 / 377
中国周边国家历史研究	
——第五届全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联席 研讨会综述	
	王一娜 / 394
后 记	/ 401
征稿启事	/ 404
Manuscripts	/ 406

专题论文

世界史上的太平洋时代

贝卡·科尔霍宁（Pekka Korhonen）*

最早使用太平洋时代（Pacific Age）一词的是一位日本政治经济学家稻垣満次郎（Inagaki Manjirō）^①。稻垣在19世纪80年代末入读剑桥大学，其

* 作者贝卡·科尔霍宁（Pekka Korhonen）系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世界政治学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及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译者陈冠华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博士，陈博翼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史研究国际通讯》海外编委。本文系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16~19世纪东南海域与社会经济研究”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文刊于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7. 1 (1996), pp. 41-70。译者按：本文最早翻译于2006年，当时美国夏威夷大学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教授慷慨授权刊出一批《世界历史学刊》的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坚教授着意将其引进国内，其后因故未出版。2014年我们重拾旧译之际，正值北京举办APEC峰会，中方在会上首次倡导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共建亚太伙伴关系。此文虽属旧作，但在梳理近百年来东、西方人士对亚太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之构造的思想史、观念史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原文作者贝卡·科尔霍宁先生获知中文译本行将出版，专门为此撰写了致中国读者的后记以补充其对亚太事务的最新见解。最后，衷心感谢《世界历史学刊》主编拉扎罗（Fabio López Lázaro）教授重新慷慨授予版权，及该刊助理编辑塔赫科（Brandon Tachco）先生、克丽芙（Rebecca Clifford）女士的热情协助。

① 渡边昭夫（Watanabe Akio）：《アジア・太平洋の国際関係と日本》（*Asia - Taiheiyo no kokusai kankei to Nihon*），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第98~102页。我非常感谢1994年2月与渡边在东京的青山学院大学（Aoyama Gakuin University）的一次交谈。同样我也得益于1994年3月在早稻田大学与山岡道男（Yamaoka Michio）的交谈及其对此问题的研究。山岡道男：《アジア太平洋時代に向けて：その前史としての太平洋問題調査会と太平洋会議》（*Asia - Taiheiyo jidai ni mukete—sono zenshi toshite no Taiheiyo mondai chōsakai*）（转下页注）

间师从英国历史学家西莱（John Robert Seeley），在其指导下研究大不列颠帝国对外扩张政策的历史。西莱曾受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的影响。经由稻垣，某种带有19世纪欧洲理想主义色彩的语辞，被引入有关太平洋地区之未来的讨论当中。这过程本身已耐人寻味，那种因不同语境间概念之转化所导致的观察视角之切换似乎更引人入胜。

西莱的语辞风格是基于一些大词语（big words）的运用。这些词语中第一个是“海洋”（ocean）。西莱一定程度上援引了李特尔的视野来看待欧洲的历史进程。李特尔有一种看法：把水看作交流媒介（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将之与文明进程的观念联系起来^①，从而发展出一套“文明三阶段”（three stages of civilization）的理论。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大河（potamic）文明阶段，其间人类社会倚河流聚居。第二个阶段是内海（thalassic）文明阶段，此间人类社会繁衍于内海沿岸，如地中海地区及波罗的海沿岸。第三个阶段，亦即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海洋（ocean）文明阶段。大河文明和内海文明的兴盛是全球性的，唯独欧洲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海洋文明的阶段，从此商业和文化波及世界各大洋^②。

西莱运用的第二个词是“进步”（progress）。这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词语。它的论证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argument）跟一个穷小子因娶了公主而继承王位的神话相似。在李特尔那里，欧洲就是那个穷小子，海上航线则代表了那位公主，而整个世界则是神话里的王国。正如李特尔所强调的，欧洲大陆是所有大陆中最小的^③。在更早的时期，其他文明的进步程度，如中国、印度、波斯及阿拉伯早已远高于欧洲的水准。然而人类进入19世纪

（接上页注①）to *Taiheiyo kaigi*），北樹出版，1991。我也要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赤見友子（Akami Tomoko），她允许我引用她的两份文稿，其中一份为其论文的一章：The Liberal Dilemma: New Liberals and Internationalism at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25 - 1930,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acific Studies Centre, 1995；另一份是“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cific Sense’: Experi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25 - 1930”，《渋沢研究》（*Shibusawa kenkyu*）第7期，1994，第2~37页。我的文章也同样受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启发：“The Asia - Pacific Idea: Re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Invention of a Regional Structur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3 (1992), pp. 55 - 79。

① *Die Vorhalle Europaischer Volkergeschichten vor Herodotus, um den Kaukasus und an den Gestaden des Pontus. Eine Abhandlung zur Alterthumskunde*, Berlin: Georg Reimer, 1820.

②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London: Macmillan, 1883), pp. 87 - 90.

③ Carl Ritter, *Europa. Vorlesungen an der Universitat zu Berlin* (Berlin: Georg Reimer, 1863), p. 1.

以后，这种情形改变了：“欧洲成为世界文明与教化的中心……它是人类精神的核心，是地球的燃点和焦点，所有的光束集中于此，并由此重新反射回去。”^① 到 19 世纪中期，欧洲已经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商业和政治的中心、世界文化的绝对领导者。此前世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中心。这就是为何在欧洲从来不需要唤起一种类似“大西洋时代”这样的概念，那太狭隘了。在 19 世纪，欧洲人的宏大理想可不仅局限在一片海洋，而且要拥抱全世界。李特尔使用诸如“全球的”“地球的”“海洋的”的词语来描述这个新世纪。

在西莱那里，那个穷小子即是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的孤岛英格兰，大海则是那位公主，而大不列颠帝国便是那个王国。英格兰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国家。大部分欧洲以外的世界看起来像停滞的，甚至欧洲早前的进步国家，比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瑞典、德国和法国也都停滞了。自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世界上只剩下三群上进者：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他们引领世界历史向前迈进。

西莱第三个词是“经济”（economics）。西莱并不钟情于战争或军事英雄主义。对他而言，进步与经济扩张是紧密关联的。海洋的世纪意味着探索世界范围内之链接，有助于商业和工业的成长。他用轻蔑的眼光看待大陆型国家，因为它们把资源浪费在彼此间无足轻重的征战当中，这正是它们发展停滞的缘故。唯英国足具智慧，几个世纪以来置身于欧陆战争之外。西莱以一种广为人知的说法指出英国此战略的效果：“我们似乎……不经意间就征服并殖民了半个世界。”^②

“未来”（future）是第四个词。时间是以世纪为单位来衡量的，因为就文明之规模而言，进步与否难以在比这更短的时段内区分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西莱是一位独特的历史学家，他不注重客观历史知识，而是把它当作一种谋划未来的工具。因此，他是一个政策主导型（policy-oriented）的社会科学家，大不列颠未来的繁荣是其至上关注之所在。大不列颠拥有超过千万的人口，届时英文将风行世界。随着他们丰富资源的开采，英国人口将迅猛增长。基于此，西莱预计 50 年后（即至 1930 年）英国人口将超过 1 亿。只要英国维持政治稳定，她的殖民属地就不会像美国那样脱离宗主国之控制，

^① Ritter, *Europa*, pp. 7, 23.

^②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p. 8.

各种资源也就不必耗费于军事冒险之中，未来英格兰的领导地位将会得到长久保障。^① 这样的世界里有活力的经济主导型大国将迈向繁荣的未来，将来一切会以宏大的海洋性术语（oceanic terms）为衡量标准。

西莱的弟子稻垣满次郎继承了业师的表述，但用在一个不同的语境里。在稻垣心目中，日本也是一个穷小伙：一个狭小贫穷的岛国栖身于强权不断扩张的世界当中。然而，他把他的国家看作跟英国一样有相似的起点。不列颠既然能走向繁荣，那日本当然也可以。西莱所教授的成功秘诀——拓展商业与工业及避免高耗费的军事行动——同样适用于日本。稻垣当真乐观，他坚信他的国家有能力跻身一流的工业大国之列，虽然当时日本只是一个出口矿产、生丝、茶叶和大米的国家。^② 稻垣的乐观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主要从经济视野观察世界。古典经济学直接考虑正和游戏（positive-sum-game）的情形——所有人都能同时获利；而从军事及领土的角度思考，则会迫使讨论者落入零和游戏（zero-sum-game）的争论中——每个参与者不是赢家便是输家。换言之，经济上，世界被描绘成充满繁荣富足；而军事上，世界充满危机。

世界仅剩下一个仍有可能供大规模扩张的区域——太平洋地区。西莱所认定的进步国家因此将会挟武力进入太平洋。英格兰将从南面远涉重洋而来。俄国则利用当时正在兴建的西伯利亚铁路由北向南扩张。^③ 覆盖中国的铁路网建设也正在商讨之中。加拿大1887年已完成了跨越国境的太平洋铁路的修筑。稻垣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文明新阶段——“铁路加海洋”（railway-oceanic）的阶段，它将打开内陆地区的大规模商业贸易。1889年美国也着手在尼加拉瓜开凿一条运河。而法国则自1879年开始在巴拿马开展类似的工程。德国在1884年吞并新几内亚时已经从商业及殖民上扩张至太平洋地区。

欧洲国家从四面八方涌向太平洋。稻垣并不将此视作威胁，他自信日本在日英结盟下足以独力维护自身利益。他愈加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欧洲的商品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太平洋地区，日本亦可借此把自己的产品运往欧洲。欧洲扩张为日本打开了一片广阔的世界市场。日本将作为各主要贸易路

①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pp. 10 - 16.

② 稻垣满次郎（Inagaki Manjirō）, *Japan and the Pacific: A Japanese View of the Eastern Question*（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0）, pp. 54 - 56.

③ Inagaki, *Japan and the Pacific*, p. 40.

线的中心，它的商业远景将得以确立。^① 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温哥华和新南威尔士也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当地也会受惠于相互合作。稻垣特别感兴趣于与澳大利亚的联系。^② 这可能是首个要求建立泛太平洋合作组织以对抗欧洲阴谋的倡议之一。

基于这种欧洲扩张及地方回应的预见，稻垣本可以声称太平洋地区最终也会进入地球化时代（telluric age），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这种欧式词语，创设了一个新词。他声言 21 世纪将属于太平洋时代（Pacific Age）。^③ 世界的驱动力中心将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欧洲是一个稳定而成熟的地区，无法指望将来发生伟大的变动。“铁路加海洋”文明阶段、欧洲资本及贸易经验的传播以及太平洋地区丰富的资源意味着历史舞台的中心将转移至太平洋。稻垣把 19 世纪视为大西洋时代（*Taiseiyō jidai*）也就符合逻辑了。因此，欧洲伟大在概念上只局限于一个海洋、一个世纪。极可能李特尔和西莱两人都会为这一想法感到震惊。稻垣所言预示着欧洲达致最强盛之际，即是其被抛离、落后之时。^④

稻垣命名了这个新时代。但他绝对不是首先发起这一讨论的人。部分根源可追溯至 17、18 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和日本的乌托邦式的描述。^⑤ 在澳大利亚文献中关于太平洋时代这一想法，柯普兰（Henry Copeland）在 1882 年满怀想象地描绘太平洋时已有提及。^⑥ 在美国文献里，后来担任美国总统林肯国务秘书的参议员西华（William H. Seward）被认为于 19 世纪 50 年代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写下了以下的预言：“欧洲思想、欧洲商业及欧洲企业，尽管它们的实力在增长，欧洲国家间的联系尽管越来越紧密，但是欧洲的重要性将来会相对下降，因为太平洋地区凭借其海岸线，星罗棋布的岛屿

① Inagaki, *Japan and the Pacific*, p. 47.

② Inagaki, *Japan and the Pacific*, p. 57.

③ 稻垣滿次郎（Inagaki Manjirō）：《東方策・結論草案》（*Tōhō saku ketsuron sōan*），哲学書院，1892，第 1 页。

④ 更多稻垣的论述，见渡辺昭夫《アジア・太平洋の国際関係と日本》；Pekka Korhonen，“The Dimension of Dreams: The Discussion of the Pacific Age in Japan 1890 - 1994,” in *Japan's Socioeconomic Evolu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 Sarah Merzger-Court and Werner Pascha, Curzon Press: Japan Library, 1995.

⑤ Carl Steenstrup, “A Gustavian Swede in Tanuma Okitsugu's Japan: Marginal Notes to Carl Peter Thunberg's Travelogue,”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6 (1979), pp. 20 - 42.

⑥ C. Brunson Fletcher, *The New Pacific: British Policy and German Aims* (London: Macmillan, 1917), p. 39.

及相互接壤的领土，此后将会成为世界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要舞台。”^① 西华以及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hew Perry）代表着一群热衷于扩张的美国人。1854年日本被迫开放正是这帮人努力的结果。然而，由于美国向国内荒芜地带开疆拓土及美国内战消耗了大部分资源，扩张政策实质上难以获得美国政府支持，直至19世纪末为止。进一步来说，当时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集中在贸易上，美国商人依仗英国的霸权保证海上商路畅通无阻。西华的预言已经被遗忘了。直到20世纪初，他的言语为其后世同道重新发掘出来作为争论的历史根据。

美国政治中的太平洋时代

太平洋时代的概念被真正引入美国公众议论和美国政治，得益于两个人的亲密合作——海军上校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马汉的代表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②（*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为19世纪末美国海军的近代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思想基础，而马汉也成了当时美国国家海上战略的权威。他影响渐增部分是由于一位正在崛起的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钟情于他的理论。他们成了私人朋友，一个思想家与一个实干家合作无间，型塑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远大前景。时任美国海军副部长的罗斯福对美国于1898年夺取菲律宾的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积极地运作美国政治支持兼并这些岛屿。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决定实施这一举措，随着领土扩张至西太平洋地区，美国成为一个殖民大国。这一事件比1898年和平兼并夏威夷群岛更具深远意义。两次兼并展示了一种新的美洲扩张精神。美国动用战争从老牌殖民强国西班牙手中夺得菲律宾。争夺菲律宾的战争以及美国的新兼并，一蹴而就地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拓展殖民地使美国成为一个可与欧洲的帝国强权匹敌的力量。帝国主义一词在19世纪末不具负面含义，相反它是一个带有积极意义的词：

① Homer Lea, *The Valor of Ignorance*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909), p. 168; Nicholas Roosevelt, *The Restless Pacific* (New York and Lond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8), p. 3.

②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1890.

拥有殖民地的一流强国。另外如其他词语用法，持有殖民地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就好比当今拥有核武库一样。日本也采取同样的策略来提升其国际地位，1895年吞并中国台湾作为其殖民地而非待其如日本本土。^①美国于1899年完成它的扩张版图，当时美国跟德国在柏林会议上瓜分了萨摩亚群岛。

罗斯福1900年出任美国副总统，其后新总统麦金莱遇刺，1901年他突然继任美国总统。麦金莱的外交政策摇摆于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而罗斯福则有明确的远见，他要让美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强国。他对一项修建铁路贯通美国中部峡谷的计划怀有极大兴趣。1903年他放弃了在尼加拉瓜进展不顺的“工作”，转而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接替法国公司要求加速开凿运河。美国海军的力量在罗斯福治下急剧扩张。1907年他命令大白舰队（Great White Fleet）进行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环球航行，自此美国被确认为海上强国。罗斯福的系列举措、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已不仅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还加入了明显的军事维度。^②

马汉和罗斯福的著作在19世纪末因其经世想法而激动人心。与此相关的是一种典型的19世纪末积极进步的氛围：一个“物质与精神富足，繁荣无限”的辉煌时代行将结束，^③一个新世纪、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启。它将比那些透过竞争赢取的利益带来多得多的富足。竞争中并非每个人都是赢家。像许多当代作者一样，马汉和罗斯福明白国际竞争是种族及文明的竞争，而非经济上的。两人的军事背景使其更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冲突而非和谐的。毫无疑问，争夺太平洋的胜利者将是“斯堪的纳维亚旅鼠”（lemmings of Scandinavia）^④般的欧洲人，在“盲目外向的冲动”（blind outward impulse）^⑤之驱使下征服世界，为落后民族带去基督福音。罗斯福1899年在一次演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他敦促美国国民过一种奋发进取的生活，因为“肩负起人类大命运的20世纪即将降临到我们面前”，届时将决定哪个国家

① Pekka Korhonen, “Japanin ekspansio 1854 – 1945 ja nationalismin nousu lantisen Tyynenmeren alueella,” *Rauhantutkimus* 3 (1990), pp. 34 – 67.

② George E. Mowry, *The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 1900 – 1912*,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8.

③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1897), p. 264.

④ Mahan,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 251.

⑤ Mahan,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 264.

有勇气和能力足以“赢取世界的支配权”^①。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罗斯福继续讨论这一主题：“文明的传播有助于推进和平。换言之，一个伟大文明力量的每一步扩展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无数事实证明，野蛮人或消退或被征服，和平随之而至……透过扩张，强大的开化种族逐渐为那些处在野蛮族群控制下的蛮荒之地带去和平。”^②

世纪之交，种族是分析世界政治常用的概念。正如马汉在1900年描述的那样，进取的条顿种族（Teutonic race），特别是三个伟大的条顿国家——德国、英国和美国，在“本世纪之初”将肩负起推广基督文明的重任。这将主要跟曾代表古老文明而此时已僵化停滞的亚洲民族发生碰撞。日本是个例外。日本是一个海上强国，它跟那些条顿国家意气相投，热衷于维护海上贸易，并迅速学习吸收了工业文明，以至于马汉认为日本是欧洲列强旁支，就好像美国是欧洲联邦一员一样。1000年前条顿部落继承了罗马文明的历史，也同等适用于正向条顿文明学习的日本。^③

罗斯福总统有时候被认为是使用“太平洋时代”或相关词语的先驱。这当然无法从文献上求证。即便是煞费苦心编撰的厚重的《罗斯福百科事典》（*Theodore Roosevelt Cyclopedia*），亦完全忽略了这一表述。^④然而据调查，他在1898年论及兼并菲律宾议题以及在1905年俄日战争结束的演说上，使用了太平洋时代之黎明（a dawning of Pacific era）的说法。同样，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也用过这样的表述。^⑤马汉则确实提过太平洋将代替大西洋成为未来世界利益与斗争的中心。^⑥在世纪之交，这似乎属于

① Theodore Roosevelt, "The Strenuous Life," in *The Strenuous Life: Essays and Addresses: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6), 20, pp. 3 - 22.

② Theodore Roosevelt, "Expansion and Peace," in *The Strenuous Life*, 20, pp. 23 - 38. 这种简单的自以为是的想法，在小西奥多·罗斯福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小西奥多·罗斯福作为总统的儿子在前任菲律宾兼波多黎各总督离任之后就19世纪末的世界局势作了以下评论：“不证自明的是，白种人国家将无可匹敌。对有色人种国家的战争犹如远征狩猎一般，是危险而激动人心的。白种人似乎命定地要统治整个世界。”详见 *Colonial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Doubleday, 1937), p. 66.

③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1900), pp. 147 - 150.

④ Albert Bushnell Hart and Herbert Ronald Ferleger eds., *Theodore Roosevelt Cyclopedia*, Westport: Theodore Roosevelt Association, 1989.

⑤ Hadi Soesastro, "The Role of the Pacific Basi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oreign Relations Journal* 4 (1989), pp. 65 - 66.

⑥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pp. 131, 192.

一个常用的政治词语，至少在罗斯福的圈子里是如此。

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一举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和讨论气氛。战前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强权分别是大不列颠、俄国和日本，而美国才刚刚开始扩充其海军力量。1902年英日结盟后，大不列颠鉴于德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已逐步减少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把战舰集结在大西洋水域。当日本在太平洋歼灭了俄国海军时，它一跃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心理上的冲击：一个亚洲国家毫无悬念地战胜了一个在几十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强大的热衷于扩张的欧洲国家。^①

排亚（Anti-Asian）观念

日本战胜俄国，导致那些希望争夺太平洋地区主导权的国家间的势力重构。富庶的太平洋的想象黯然失色，贫乏成为讨论议题：资源稀缺，食物匮乏，空间狭小，市场竞争激烈和失业率骤增。从军事层面看，即将到来的争夺会空前激烈，种族作为活动主体得到前所未有的清晰强调。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黄祸”（die gelbe Gefahr）一词迅速在该地白人国家中传播，并成为排亚作者喜用的概念。

在美国第一个颇具影响的使用者是杰克·伦敦（Jack London）。他在其作品中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理念跟种族主义连用，浑然不知二者的差异。^②早在1904年他到满洲见证日本军队的胜利。他在那里写了一篇文章，告诉读者狂热的日本人正做着拿破仑的旧梦，如果狂热的日本统治了中国，那么四万万勤勉的中国人将成为西方世界的“黄祸”。对西方世界而言，在20世纪一个新的“种族大跃进”（great race adventure）似乎正在那种结合中发展。^③

① 这的确如此，如果我们忽略菲律宾在1898年击败西班牙军队而获得胜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解读这一例子。事实是西班牙人并没有向菲律宾人投降（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对19世纪的世界而言，这将是一个奇耻大辱），它是向属于白种人国家的美国屈服了。这要感谢来自菲律宾大学特马里奥C.里韦拉（Temario C. Rivera）的提醒。

② 渋沢雅英（Shibusawa Masahide）：《太平洋にける橋：渋沢栄一の生涯》（*Taiheiyo ni kakeru hashi—Shibusawa Eiichi no shōgai*），読売新聞社，1970，第231~234页。有关美国的排华、排日活动，见渋沢，第211~53页；若槻泰雄（Wakatsuki Yasuo）：《排日の歴史：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日本人移民》（*Hainichi no rekishi: Amerika ni okeru Nihonjin no imin*），中央公論社，1972。

③ Jack London, “The Yellow Peril,” in *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ill and Boon, 1910), pp. 220–237. 参考同一本文集里面的另一则小故事《歌利亚》（Goliath），它写道狂热的日本袭击美国，并在五分钟之内击溃了美国在日本海域的军事力量，同上注，第82~85页。